

随笔

## 血染的樱花

张颖

1988 年 3 月，当北方还是春寒料峭时，作为中国三大火炉之一的武汉，已是暖意融融。春风拂面的大学校园里绿意盎然、繁花似锦，一簇簇一团团樱花坠满枝条，粉中透白，娇艳欲滴，花瓣飘飘洒洒漫天飞舞，空气中弥漫着香甜的气息。在这样的一个星期天，我正和几个要好的同学在校园里游玩，忽然一个同学从花丛中跑来，他身上沾满花粉，衣服上、头发上附着片片花瓣，边跑边向我喊：“你的加急电报！”我看是父亲从农村老家打过来的，匆忙拆开，上面写着：“你爷爷将于 27 日从台湾抵郑州，下午 5:10 到达，咱俩郑州接机。”

我拿着信，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在台湾的爷爷是去年开始往家里寄信的，当时信是寄给我太爷的，而我太爷已去世多年，他不知道。他写的是繁体字，我太爷的名字好多人不认识，以为村里没有这个人，就让邮递员把信退回去，亏得与太爷岁数差不多的一位爷爷认得，才没有断了这个通信渠道。大家感到惊喜，谁也没想到爷爷离家 40 年还能活着！一时间议论纷纷。我从众多老者的描述中得知，爷爷 1911 年出生，是家中独子，身材高大，性格豪爽，会武术，20 多岁从家出走后再没有音信。

爷爷抵达郑州那天，我心情特别激动，和父亲早早去了机场。我想象

着爷爷的模样，想象他年纪轻轻就舍弃妻儿老小背井离乡的无奈，以及时隔几十年回到故土又是怎样的心情。等了几个小时，终于接到了爷爷。他高大魁梧的身材、犀利的眼神都给我一种威严感。天色已晚，我们乘坐出租车到郑州市区，打算暂住一夜，第二天一早乘车回农村老家。当爷爷知道我已上大学时，他脸上的笑容瞬间像花儿一样绽放。我来时和父亲说好了，晚上和他住一个房间，让爷爷单独住一个房间，好好休息，可爷爷怎么也不愿意，非要和我住在一起，我知道他是想和自己的孙子说说话。但我担心爷爷坐一天飞机太累了，况且他已近 80 岁，出站时还挎着大包小包，手拉着彩电、录像机等物品。我正准备说让他早点休息，他开口说话了，说晚年他最喜欢读唐朝诗人宋之问的《渡汉江》：“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他又问我大学里的一些情况，听后感叹不已，说没想到我们家出了一个大学生，没有什么比这更让他高兴的事了。

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

我听，他说——

我也就读了几年私塾，学问不高。15 岁那年，我跟河南商丘来的一个武术教练学艺，学了 10 年，到 25 岁时，练就一身本领。为了传承武术文化，我也当了师傅。我性格直爽，疾

恶如仇，为朋友两肋插刀。那时，咱们村有一大户人家，他家儿子与我同岁，性情残暴，好多人因交不齐租粮，被他逼得妻离子散，也有良家妇女惨遭毒手。有一次，他欺负我们邻居婶婶，正好被我撞见，就把他痛打一顿。怕被报复，我被迫离开父母妻儿，逃离家乡。我知道共产党是为劳苦大众打天下的，就当兵了，成了一名抗日战士。

1941 年，抗日战争到了最艰苦的阶段，日军为巩固占领区，企图打通并控制陇海铁路线，以方便运兵和物资。有一次，我们与日军作战，我当时已经是连长了，奉命带一个连队阻击日军。上级指示我连必须牵制日军一天以上，方可达到战略目标。我们连夜构筑作战阵地，挖战壕、垒沙袋，每个人都誓与阵地共存亡。战斗打响了，但见黄沙漫漫、秋叶纷飞，日军炮火猛烈，炮弹像雨点一样倾泻而下，浓烟滚滚，遮天蔽日。日军多次发动冲锋都被我们打退。战士们手榴弹用完了，就上刺刀，跃出战壕与日军展开肉搏战。战斗之惨烈令人目不忍睹，有的战士被刺破了肚皮，肠子都流了出来还坚持战斗……我用大刀砍死了几个日本鬼子，刀刃都卷了，几十个日军被我们都刺倒了，其余少数日军逃之夭夭。我们的指导员牺牲了，全连仅剩三个人。我们付出了血的代价，但守住了阵地，取得了阻击

战的胜利。

我准备走出阵地时，一个日军突然从我后面的尸体堆里爬起，一刀刺在我的后背上，随后我听到一声枪响，和那个日军同时倒在了尸体堆上。

那一刀离我的心脏 0.2 毫米，我昏迷了三天三夜。据那位开枪打死日军的勤务兵说，看到日本兵刺我，喊已来不及了，就一枪爆了他的头……

后来，党派我到隐秘战线工作，由于工作出色，我深得国民党高层的信任。1948 年，我受上级指示，随国民党高层去了台湾。

我对你们日思夜想，梦里不知多少次回到家乡……

爷爷说不下去了。我看他布满皱纹的脸抽搐着，泪水顺着眼角滑落。

他站起来脱掉上衣，转过身让我看他的背。我看到爷爷肩胛骨下有一处凹陷，拳头般大小，四周有几条白色的纹路，应该是手术后留下的，像朵朵樱花。我的眼睛模糊了，泪水止不住地流。朦胧中，我看到一棵棵樱花树从爷爷的脊背长出，青枝绿叶，花团锦簇。年轻的爷爷和他的战友骑着奔腾的战马，在隆隆的炮火声中，挥动大刀砍向敌人。他们前仆后继，终于赢得抗战的胜利。

四十年弹指一挥，四十年又是那么漫长，经历九死一生，爷爷终于回到朝思暮想的家乡。

随笔

## 九三阅兵，老兵心中的豪迈旋律

张然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时刻如璀璨星辰，照亮历史的天空，也点燃人们内心深处的火焰。九三阅兵，于我而言，便是这样一个熠熠生辉的时刻，它宛如一首激昂的交响乐，在我这个老兵的心中奏响豪迈的旋律。

从知晓九三阅兵消息的那一刻起，“九三”这组数字便如同一颗火种，在我心中悄然点燃。每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进房间，我就会习惯性地看看日历。那一个个跳动的数字，如同战鼓的节奏，在我心中不断响起。

我时常陷入沉思，思考在哪里观看这场盛大的阅兵式才能更好地感受那份震撼。直到 9 月 2 日下午，单位传来消息，工作人员要在会议室集中观看阅兵式。那一刻，我心中的石头落了地，终于找到了一个温暖的港湾，可以安心地迎接这场期待已久的盛会了。

9 月 3 日上午，大家陆续步入会议室，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兴奋与期待。当时钟指针精准地指向 9 时，整个世界仿佛都安静下来，每个人都只能听见自己的心在“怦怦”跳动。我坐在座位上，眼睛紧紧地盯着大屏幕，仿佛这样就能更早地捕捉到阅兵式的每个精彩瞬间。

我提前准备了一个崭新的笔记本，等待着记录下那些激动人心的时刻。我还仔细检查了所带的笔，确保它在关键时刻不会“掉链子”。因为我知道，这些笔记不仅仅是一些文字的记录，更是对祖国深沉热爱的见证。

当阅兵式正式开始的那一刻，整个会议室沸腾了。那整齐划一的步伐，如同钢铁洪流般滚滚向前，每一步都踏在我们的心上，让我们感受到军人的坚毅与果敢；那威武整齐的军容，仿佛一幅壮丽的画卷，在我眼前徐徐展开，让我看到了祖国的强大与自信。

我最为关心、关注的，是受检阅方队的名字及亮相的新式武器装备。每一个方队的名称，都承载着一段光辉的历史，都凝聚着无数军人的热血与汗水。当看到那些熟悉的方队时，我的脑海中不禁浮现出自己当兵时与战友并肩作战的场景，那些艰苦却荣耀的日子，如电影般在我眼前闪过。

新式武器装备的亮相，无疑是这场阅兵式的一大亮点。一辆辆先进战车、一架架威武战机，如利剑出鞘，闪耀着科技的光芒。它们不仅仅是冰冷的武器，更是祖国强大的象征，是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实后盾。

我看着这些新式武器装备，心中充满自豪与欣慰。曾经，我们的武器装备相对落后，战士们只能凭借顽强的意志和坚定的信念与敌人战斗；如今，我们拥有了如此先进的武器，这让我深刻感受到了祖国在科技领域的飞速发展，也让我对祖国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看着这场盛大的阅兵式，我仿佛穿越时空，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我看到先辈们为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用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曲壮丽的英雄赞歌。而如今，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享受着祖国发展带来的幸福生活，这一切都离不开先辈们的英勇牺牲和无私奉献。

九三阅兵，不仅仅是一场军事力量的展示，更是一次爱国主义精神的洗礼。它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自己作为一名老兵的责任和使命。虽然我已经离开部队，但我的心永远与祖国紧密相连。这场阅兵式将成为我人生中一段难忘的回忆，它将激励我在未来的日子里，保持军人本色，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力量。

## 抗日战争史上的杜岗会师

牛艳阳 徐春霞

在新四军发展的历史上，杜岗会师虽然算不得惊天动地的大事，但在豫东人民抗日战争史上却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37 年七七事变后，西华人民在豫东特委的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西华成为河南乃至华中地区具有重大影响的抗日根据地。

1938 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祖国半壁河山沦陷，侵略矛头直指华中腹地。在此严峻形势下，5 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徐州失守后华中工作的指示》。随后，中共河南省委提出“为在河南发展十万抗日武装而斗争”的口号，全省各地党组织纷纷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当月，豫东特委书记沈东平等人在西华组建了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6 月，省委代表吴芝圃在睢杞太地区组建了 1500 多人的豫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7 月，肖望东率领 70 多人组成的“先遣大队”前往豫东，配合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和豫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开展游击战争；8 月，彭雪枫带秘书黄林等一行四人亲临豫东视察，首先抵达西华县，并积极支持抗日的县长楚博多次交谈，了解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东渡新黄河、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情况。通过调研，彭雪枫意识到西华比豫东其他各县政治条件更好，群众基础坚实，人民政治觉悟和抗战情绪高涨，这里既是进军敌后的前沿阵地，也是可靠的后方。返回沟洫后，彭雪枫加紧东进准备工作，并将豫东情况电告党中央，请求“加派有作战经验之军事连、营级干部及政工人员”，认为“这是开展豫东工作的万分必要的先决问题”；9 月，彭雪枫又两次将东进准备情况电告党中央，请示东进部队使用“八路军游击支队或相当于

上述名义”前往豫东。此后，中共河南省委遵照党中央指示，开始动员东征将士，并将工作重心移向豫东。

10 月，彭雪枫、张震等率领 373 名抗日武装人员，从省委所在地确山县竹沟镇出发，向豫东挺进。经过七八天的跋涉，抵达西华县，在西华县杜岗村与吴芝圃领导的豫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和肖望东领导的“先遣大队”胜利会师，合编建立新四军游击支队。

杜岗会师后，新四军游击支队在豫东树立起一面旗帜，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各地武装纷纷要求加入。至 1940 年 1 月游击支队改为新四军第六支队时，已发展成为一个 12000 人的游击兵团。这支武装在杜岗休整补充后，在西华人民的支援下，从城北聂堆集顺利渡过新黄河，深入豫皖苏边区敌后，点燃了该地区的抗日烽火，并以燎原之势发展壮大，最终成为新四军第四师。在八年抗战中，该部共消灭日、伪、顽军 6 万多人，牵制了大量日军兵力，解放了大片国土，拯救了敌占区人民，建立起豫皖苏抗日根据地，成为后来华中敌后抗日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立下了卓越功勋。

在《杜岗会师纪实》一书中，张震回忆道：“杜岗，是河南省西华县城北七八里的一个小村庄。46 年前，我们新四军游击队在这里正式成立。所以，杜岗是当时我党领导下的豫东地区抗日武装的最初集结地。在这里胜利会师的三支弱小的革命力量，点燃了豫皖苏边区的抗日星火，以燎原之势，迅速发展壮大，成为后来华中敌后抗日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新四军第四师。因而，杜岗确实是值得纪念的地方。”



周口档案里的故事

散文

## 大门

田亚楠

上周去村里采访，经过一处宅院，目光不经意间掠过大门，心不禁猛地一颤。

那大门，似曾相识！

那是一扇色泽泛黄、布满纹路的木门，门槛已破，门框脱离墙体，门楣摇摇欲坠。看样子，房子久无人居。或许主人已移居他处，才留下这一片孤寂。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北方农村的老木门大多如此，由厚实的松木或榆木制成，桐油浸润，木纹交错。铁铸门轴雨季易生锈，推门时“吱呀”作响。铜铸兽首门环，绿锈斑驳，撞击时总发出“咣当”的响声。门槛被磨得凹陷，门框上则留着歪歪扭扭的铅笔划痕。

姥姥家的门亦是如此。夏天的晌午，木门总半敞着，用块红砖抵住，穿堂风带着麦秸的清香掠过门槛；到了腊月，门缝里会塞满旧棉絮，北风卷着雪粒子扑在门板上，打得那些裂缝簌簌作响。

姥姥曾向我讲述这大门的来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姥爷倾尽所有建起了这座房子，再无力购买一扇体面的木门。姥爷性格要强，靠着一把子力气，辛苦干一年，攒粮食换来三块珍贵的榆木。姥爷用架子车拉着它们走了 30 多公里，找外县最好的师

傅做了这扇大门。

这个让姥姥视若珍宝的门，童年时期的我，却极不爱惜。每次去姥姥家，我都使大力气推门。听到“咣当”一声，屋里做活的姥姥发出“咦”的一声责怪，出屋看是我，脸上怒意一闪而去，笑着将我迎进屋。每逢过年，我喜欢把炮仗放在门缝里，点燃后，用粗布使劲擦拭留在门上的黑色痕迹。

岁月如烟，红尘如梦。自我负笈求学，便鲜少踏足姥姥家的小院。大学某日，视频时看到姥姥那满是皱纹的脸，心头倏地一揪——屈指算来，竟已六度寒暑未归。

再度归来，那木门依旧。抬脚跨门槛，蓦然一惊：“咦，这门咋变小了？”曾经，木门只需半开，我便能自如出入，而今却要完全打开。况且，门楣也低了，昔日需仰视，如今竟要躬身避让。

“这傻小子，你长大了，自然觉得门小了。”姥姥笑着说。门框上，依旧保留着量身高时用小刀刻下的痕迹，即便是最高的那道，也不及我胸部。

前年，姥姥家要翻建老屋的消息传来，亲戚们各出主意。大舅说要盖三层小洋楼，门脸要气派；二姨坚持要扩出个大院子，种花养鱼才惬意；

表弟拍胸脯包下了全屋家居。而我却时刻惦记着那扇斑驳的木门。

姥姥没有选择时下流行的三层小楼，考虑到她和姥爷年事已高，腿脚不便，便只盖了一层平房。院子也不是从前那种深墙大院的格局，只是砌了一圈矮矮的围墙。

至于大门，更是截然不同。那简直不能称之为传统意义上的门，更像是一道装饰性的栅栏。它只有一人来高，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翻爬即过，根本起不到门应有的防护作用。而且，这扇门平日总是敞开着，形同虚设。

“这门、这院，能防贼吗？”我不解地问。

“防贼？现在哪还有贼啊！”姥姥笑了，仿佛我问了个天真的傻问题，“如今农村太平着呢，家家户户都不愁吃穿，十里八村都是熟面孔。你就是把东西搁门口，也没人拿。”

她的语气里透着笃定，像是早已习惯了这样的安稳日子。

真的如此吗？或许是我离乡太久，不经世事。带着疑惑，我在村里转了一圈，竟发现了耐人寻味的变化。

新建的农宅几乎都采用“院房一体”的布局，围墙低矮，不少人家干脆用铁栅栏围出个院落。这样的院门，与其说是屏障，不如说是邀请——路

高尚华 摄

荷塘鸭影



本版统筹审读 董雪丹

投稿邮箱: zkrbdaoyuan@126.com